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庸齋集卷四

宋 趙汝騰 撰

牋

明堂禮成賀牋

欽柴宗祈聿嚴美報承徳合敬克贊熙成二神迎鑾萬國稱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嘉維則塞淵秉心肅肅雝雝助王假有家之治洞洞屬屬佐聖能饗帝之忱禮畢清壇恩肦率土臣猥叨虎竹阻效駿奔詠我將之詩

遥稱伊蝦賡思齊之雅敬頌徽音

皇太子冠禮成賀牋

元子勝衣肇封王社新陽備服盡敬阼階慶溢宫闈歡傳海宇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關雎閒静之徳鳲鳩均一之心佐王假於有家在中饋吉受子拜於北面陳三醮辭臣猥任竹符阻趨班列不圖壽春之冠禮復見於今遥贊渭涘之母儀可通於古

皇子進封忠王賀牋

聖主訏謨以燕翼子宗藩今望而爵為王茅土增輝椒塗錫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秉心均一制行柔嘉推樛木逮下之仁宮庭歸美佐豐水貽謀之烈社稷蒙休至哉坤元成此震器臣猥以屬籍獲玷承流望司空披地之圖喜聆册命歌大明俔天之雅遥頌徽音

疏

功徳疏

伏以自天生聖蓂五筴以呈祥惟帝與齡嵩三呼而效

祉聿伸善頌實仗勝因伏願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功施罔極受祉施于孫子萬年惟王斂福錫之臣民八荒皆壽

劄子

內引第一劄 壬子六月三日以春官夕郎召對

臣聞明德新民者帝王之能事也止於至善者明新之極致也苟不止於極致以僅可為稅駕則明者復昏新者復舊其幸而頻復猶為厲也其不幸而迷復咎可知

矣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生知法式蓋自踐阼以來即垂意於宗社生靈方其握真德秀手而與之商搉當世何其清且明也奈何彌遠恃恩舊之為相日夜以仇士良術蠱陛下賴天之靈彌遠自斃陛下昭德塞違之志於是始形中而發外端平甲午乃陛下明德新民第一機也不幸清之復以恩舊相不學無術無以上佐陛下之末光而更用彌遠故智進邪說以蠱陛下方陛下銳於與士夫更始彼乃蠱以藏疾匿瑕之說陛下思保金甌

彼乃蠱以耀武開邊之説陛下為天下守藏彼乃蠱以損下益上之説三説進而陛下之明明德者晦矣所謂新民當時諸賢莫不悉聘然德秀了翁號忠直之尤乃踰年而後召追其翔集河洛之師一舉而大敗矣陛下新民之志頓為之消沮於是嵩之復出理襄漢天錫入政事庭蔣峴據臺諌矣使陛下不收端平更化之功者清之誤陛下也然亦陛下知以明德新民為更化而不知以至善為止也其後嵩之以恩舊猶子相挾勢怙權

公論拂鬱幸而嵩之以經營起復敗陛下好善惡惡之衷於是形於夜半而白於宇宙間矣甲辰乙巳是又陛下明徳新民第二機也然以范鍾為相首鼠脂韋繼相游佀僅以人望不幸值朋奸之鄭寀以說化臺諫為智術聚斂之與簒憝以蠱惑上心為智術圖為凶奸復出之地執政且多齟齬經筵又望恩之清之伺間抵巇傾攘相印變白與黑無所不至陛下昭昭明明者又大蝕於是數人之手一時侍從館學雖號極天下選然臺諫給

舍未純何益於作新之治未幾監督說進侶罷癸出而清之相矣使陛下不得收淳祐甲辰乙巳更化之功非鍾輩有以誤陛下歟然亦陛下知以明徳新民為更化不知以至善為止也清之再相庸轉而謬其徒又皆寡廉鮮恥識慮不遠更羽翼其惡至謂之空諸賢空士類當是時凶徳參會賄道盛行負班華列率以錢神秉節持麾預議價直突未及黔相府遣蒼頭奴索逋矣使清之更無恙一貪相扇中外放效黎元何辜宗社事可知

矣賴其自甃牖下是又天錫陛下以明德新民第三機也陛下所當痛自悔艾改過遷善百倍於端平甲午淳祐乙巳可也世道庶乎可以救藥聞之道塗深有未然元載之汚何止椒斛今縱未能少抑以為萬世宰相之戒奈何從而表章錫以美謚是昭昭然揭其惡於天下後世不愈播元載之醜乎李綱汝愚血忱衛社得謚忠定彼亦謚忠定何以慰綱汝愚地下乎宇文士及初謚恭後謚謬唐太宗猶能出此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

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好樂不得其正也李義府之殘見謂人猶縱未能少施行以爲萬世臺諫之戒奈何至出内批以爲之地端平李知孝梁成大逐淳祐劉晉之王瓚逐皆無所靳何至於今獨難之乎猶之可也奈何繳駁之臣朝有所奏暮乃與之同出唐髙宗惡王義方劾李義府遂出義方聖明之主何至效尤此舉乎無怪乎或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也王鉷之惡斂怨基危今縱未能少懲以爲萬世盜臣之戒何至

御筆為之止臺牒夫臺諫之糾官邪使君子耶色斯舉矣無待於評何暇於牒使小人耶營護甚至麾不得去僅賴有牒若止臺牒則臺諫自此無尺寸權矣或謂陛下為端人正士計夫果為端人正士但當擇臺諫不當止臺牒得非不能不私繫輿利之鉄耶漢武帝噬臍桑孔之用乃使痛改拳拳富民侯之封武帝猶知出此孰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者得以議陛下之明徳未能以義為利也是三者皆陛下明徳之大者晦蝕若此是

必有先入之說衡陛下之心矣獨有元日之除諸賢盡起人無異辭庶幾有意於新民者然是日同除尚多公論指目之人牛驥同皁薰蕕同器得無以皇極並用君子小人之說誤陛下歟中外皆曰弓旌雖召於英彥太阿猶寄於庸人有當任言責不使任言責有當任封繳不使任封繳近者六士之除出於同日人又稱善然英奇方正可但寘之少蓬潛郎耶惜布置之未當也又況京檜雖斃而京檜之黨猶在列公論惡垓榮而與垓榮

相左右者在君側公論惡鈞震而與鈞震濟惡者方嚮用操元祐之舟未免熈豐之忝徒慕慶歷之治乃習靖國之矩䨇甚無謂也豈陛下之明德於賢未必真好於惡未必真惡歟自端平來凡三更化未有若今茲之駁雜晦昧為甚陛下儲神蠖濩燕居深念亦嘗知機括所在乎拳拳恩舊之心太重私繫羣小之心未忘陛下回思二十二年恩舊之臣相踵為相陛下正恃彼以為腹心不知其誤國事特甚拳拳恩舊之念亦可以息矣回

思前後奸訣之臣傷善害賢自取高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宫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係羣小之心可以息矣自念其始赫然發憤大昭明德自遠聲利始以作新民自用忠賢始明之而又明理慾之界定新之而又新邪枉之塞除必至於至善而後止何患乎朝綱不肅國維不張吏治不舉兵弱而召侮者可強民貧而思亂者可弭可以固人心可以永天命可

以復慶歴嘉祐之治所謂休復之仁是也不然無明新之實以義為表以利為裏以理為賔以欲為主以名召君子以實用小人但取一二施行以為更化之塞責是所謂迷復之咎也尚何至善之為勉臣竊為宗社生靈危之臣衰老多病憂患仍年雖有畎畝愛君之心而無驅馳當世之想忽逢改紀元旦親擢肺腑末屬義難固避不逺二千里扶曳為宗社一來陳瀝悃欵以告陛下幸陛下垂聽臣言力扶世道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遂

朝野惟新之望臣歸卧林泉無憾矣取進止

第二劄

臣觀清之用事羣枉蟠結衆賢悉空剥之碩果不食時則有臣方叔復之朋來無咎時則有臣潛清之既斃凶奸睥睨台鼎中外凛然有再相皇甫鎛之懼制麻剔庭付以二儒遠近懽呼皆曰改元載之汚興起治功者必二儒也側聽累月殊未有以愜快人意道塗傳聞謂陛下春秋髙明習天下事斷必然中出建明不專採丞相

吏必欲自除啟擬不專聽丞相奎筆內批絡繹至中書堂宰相但奉行文書爾臣以為果如所聞陛下誤矣臣知陛下出此也懲積年恩舊諸臣之誤國既不能收之於前而欲收之於後也悔恩舊之不可制而意儒臣之可制也而不知元首捨股肱無獨運之理三公充位建武之失政熏行將相太宗之失言若事必欲由中則是失君人之要掣輔相之肘開便嬖私謁之門韋處厚所謂何名執政是也是無益於懲疇曩之誤而愈開後日

之大失也傳聞道塗二相近因細故微有芥蔕果如所聞丞相誤矣今諸賢畢集全頼大臣恊和小人不得以乘間則君子可安吕大防劉摯吏額之爭至微也而揚畏乗之而入遂致黨禍唐史稱房玄齡如晦持衆美而効之君必首書曰二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嗚呼厥旨微哉今二揆素號氣同志合也柰何以一議論區處之不同而微生間隙乎意有小人往來出没其間耶常衮不悦楊綰之建明趙憬不悦陸贄之裁决

此庸常之見也而謂二揆爲之乎范仲淹韓琦富弼於上前未嘗不爭辨下殿不失和氣此二揆之所當法也今天下事可寒心者多而最大者三吾君有堯之明而前後共鯀之臣更出而蔀障之使清明晦蝕故施行駁雜私謁往往因之今大臣當以李沆之事真宗者事陛下有大事必力陳得失如但道沆以爲不可之類國本者天下安危治亂之所係資善久建而名位未正忠臣義士不無夙夜㛐不恤緯之憂今大臣當以韓琦之贊

仁皇者贊陛下如琦答司馬光曰敢不盡力是也小人固無可耘絶之理而界分不可太嚴今章厚蔡確雖去而日夜與忠賢對壘況張璪之徒尚又居中大臣當以司馬光之在元祐者為法如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是也此今日之大綱目其他可以次第舉矣若吾君之向善與諸賢之盡職在力行好事翊成盛治使君都顯代臣荷美名民生漸見阜康之世豈不盛哉區區一時之異同豈足以芥蔕而猶未平耶今天下蠱壞於清之

極矣以元身治蠱在陛下佐陛下幹蠱用譽在大臣陛下操綱責成大臣和衷共政天下事尚可為也惟陛下與大臣留意取進止

貼黄

臣觀今日諸賢畢致其間可為屡歴四諫者有數人焉頃臣嘗薦八士又今薦六士是也至若徐霖又超越流輩霖道德風操海内皆知豈待臣言然臣察其才具頗與范仲淹相上下望陛下即栽培而用之至若留夢炎

抱負涵養植立亦亞於霖者也豈但為臺諫經幄人物亦望陛下拔試之伏乞睿照

又貼黄

臣道過衢州江山管下細民艱食一夫大呼而大户閉逃小户奔竄凜凜然如利兵之在頸鎮安都尤甚近畿之地此景何可見臣竊以為民饑則思亂固已言之守臣矣衢與信隣聞信管下尤甚此去食新尚多日而浙西米狼戾朝廷何惜不損數萬石粟以救兩郡管下之

饑羸哉伏乞睿慈施行幸甚

再辭免申省劄子

右某昨控免章仰回淵聽更蒙温詔曲賜褒嘉某何足以上稱其非不能上體聖意勉拜新渥緣給舍之職與臺諫同不得其言則當去不得其職則當去其駁棄大有言既不行職又它徙此某之當去也某在山林無意一出元旦新擢畀其瑣闥某躍然而起曰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也吾皇有意於使天下平治歟是不可不一

出以佐明聖舉直錯枉之舉供職兩月凡所論駁不敢
捨豺問貍亦不敢近名避怨審安危治亂之所大係然
後言焉諫行言聽天下方誦聖德今忽駁諫議葉大有
不行徙某翰苑是收某封駁之權使某不得復言大有
此某之當去也某非悻悻者每論人必乎實今某與大
有無兩立之理出晝不敢窮日力而去正欲望聖主之
亟改今大有自若某則當去而可拜命乎游且免牘如
蒙朝廷得賜敷奏且畀臣祠禄待年歲間用某未晚所

有恩命某未敢祗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三辭免申省劄子

右某近再具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時暫兼吏部尚書恩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今日入門供職某三瀝血忱仰干淵聽伏念某譾庸無取過蒙陛下殊知渥眷閱其封駁之勞佚以詞苑之職寵以吏書之貴聖恩天大某何以酬屬以言既不行職又宂徙所以出國門俟命蒙聖主霽威體察而温詔光華

奎筆焜燿都曹仍日而宣天旨詞臣乘夜而導玉音凡
所以煇賁其者至矣某何敢不亟祇職守然足既出闗
義難再入疏嘗指佞勢不容留欲望朝廷詳與敷陳早
畀祠廩免其濡滯江皐實拜乾坤之造所有恩命某不
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狀

繳趙以夫不當為史館修撰事奏

右臣伏准中書門下省録黄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尤煩兼秘書監髙斯得兼直史館牟子才兼史館檢討李獻可兼史館校勘臣觀煩斯得子才三人皆儒雅有詞筆獻可家有史學亦無可議惟史館之長端明趙以夫人品庸凡寡廉鮮恥心術回邪為鬼為蜮凡善類空於陳垓之手者皆半與焉王伯大盧壯父特其一二也鄭清之以雅故欲開其殊渥遂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其為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日以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及

更化後領史館如故人又笑曰是又即昔日以代筆進史之以夫也夫史天下萬世公是非之筆韓愈猶不敢當而以夫不學不文凡有奏陳輒求假手乃敢冒然當之豈獨萬口傳笑臣入國門見諸賢之議藉藉執政徐清叟問臣臣不敢答其後諸賢又言之或謂其不識文義於舊作擅加改竄或謂其作南渡以前史妄通貫爲一曾鞏洪邁猶不敢而以夫乃冒然率屬爲之人有不祥之議臣乍到不得而詳知其是與否但以其心事回

譎天下號為奸魁又素無文學何至敢擅秉史筆乎臣與之薄有葭莩本不欲言見公論籍籍之甚又思奸回不去梗陛下之更化臣不言一罪也祖宗國朝史豈可使不識文義之人擅加塗竄祖宗在上未必不震怒臣不言二罪也其他官皆可使無文學人為之史乃詔萬世公是非而可使動求假手之人為之人言籍籍謂自古無求代筆之司馬遷此豈可以傳天下聞外域示萬世臣而不言三罪也揣度以夫之意無他不過昂首望

執政恩例耳藉此為他日名色非材取誚不知辱國辱
祖宗為甚欲望皇帝陛下赫然威斷畀以夫名藩權以
史事屬之尤焴為之長固能成大典亦可免天下後世
笑伏望聖慈亟賜施行宗社幸甚公道幸甚

玉音勉諭入門回奏

右臣恭準樞密都承旨陳力修傳道玉音勉諭臣入國
門就職仰佩聖眷至於感泣惟是臣嘗論諫議葉大有
以此妨嫌未敢供職伏望聖慈矜軫特畀祠廪臣不勝

幸甚謹録奏聞謹奏

辭免復職與宫觀奏狀

臣今月十八日恭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趙汝騰陳愷楊棟黄師雍吴子良並復職與宫觀者臣竊以蒙上殊恩畀臣祠禀恍然簡記及於衰陳伏念臣屬籍孤生愚忠自信但竭血忱而狥國有評無欺不知機穽之臨身瀕危弗悟積罪條之莫數果吏議之難逃仰藉皇明得歸里閈混迹漁樵之際息影山

林之深痛省往愆絶念竊食豈謂天函而地育頓令陽復以回春靖惟揆分過盈何敢無功受禄冒祇寵數是速顛隮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微蹤亟收渙號俾仍窶賤之素守實荷扶持之至仁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奏狀

臣昨具奏辭免復職與宮觀恩命事正月二十五日恭被詔書所辭宜不允又於三月十七日準二月空日尚

書省劄子正月十一日奉聖旨趙汝騰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者臣洊瀝赤忱仰干淵聽伏念臣頃塵華綴坐觸煩言自離脩門未嘗有隻字之入雖在農畝不敢替一念之忠方痛勉于省修忽上形於簡記亟陳避牘旋拜褒綸赦其曩時妄發之狂嘉其中心樂告之實超昇職名於寶學趣祇祠稍於殊庭固知聖主優賢尚德之恩貴於駑朽惟是愚臣負罪積愆之跡益以凌兢況兼頭童齒豁之衰不勝福過

災生之懼用忘再瀆祈免新榮伏望皇帝陛下亮臣之
衷愛臣以徳亟寢已班之涣渥庶安屢空之閑蹤所有
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

三辭免除寳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昨再具奏辭免恭奉聖旨除寳章閣學士提舉隆興
府玉隆萬壽宫恩命五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予祠者
繼粟之隆恩加職者優賢之令典茲其避就之維谷必

也辭受之得宜伏念臣初無他腸粗罄愚臆國人以為可舍當宁獨謂不然包容掩覆者三朞技拭牽復於一旦蓋列祖家法扶植能言吾皇聖明務憐遺老佚以珍臺之散躋之學士之真臣罪當誅豈應得此君仁善養何可違乎況優閒得以祝釐遂免拜除庭之秩然空疎慚於顧問其敢陪邃閣之聯昔朱熹去國以投閒菓適奉祠而終老一則僅畀待制一則姑置寳謨不應屬籍之晚生乃軼前脩之茂渥踰榮為懼三瀆而祈伏望皇

帝陛下察臣忠悃酌臣分量特放宸旨亟寢職名上以昭出令之公下以免貪榮之誚此生畢畝永戴乾坤祠命降已一面擇日祗受所有新除寶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特賜寢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四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六月十一日祗拜恩命望闕謝恩訖所有寶章閣學士恩命臣已三具奏辭免七月二十日恭被省劄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

臣謹昧萬死僣殫一忱伏念臣文采不過尋常問學亦惟沿襲得歸故里分甘畎畝之終投念咎杜門但兾桑榆之寡過聖世拚瑕而匿垢皇恩畀職以予祠莫遂循牆既拜殊庭之渥自知負乘難勝寶閣之除惟有籲天祇收成渙緣臣頃攝工書而在列今躐學士而為真政使鴻儒尤當力遜況如謭職其敢冒居在昔朱熹亦有舊比除秘撰主太乙則受太乙而力避秘撰之命授待制祠鴻慶則拜鴻慶而乞寢待制之名其在當時皆從

所請或改秘撰而仍寳文之直或收待制而須秘撰之稱此愚臣援是以力辭冀陛下念之而寢免或命改畀其次則臣祗受而安真切陳情恭竢報可所有寳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亟賜寢免或畀以次職名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四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感懼惟是揆義弗安拜恩未敢謹已四具奏乞回天聽伏念某頃者在列只是攝工書今於

杜門念咎之中乃忽畀其學士之職超躐太甚兼非才而授何以塞公論踰分而得實足招譴咎昔朱熹嘗兩力辭職名當時皆蒙從請辭秘撰則改直寶文閣辭待制則改畀秘閣修撰是皆前修厥有成比今其所陳匪為矯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職名或改畀次使某受之而安為幸莫大

五辭免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近四具奏辭免寶章學士恩命恭準省劄八月十四

日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輒冒刑誅昏擿悃愊伏念臣於杜門循省之際叨自天扶拭之恩奉祠仙聖之庭已為儌幸星名奎壁之次覺甚超踰又況直學士之除未有權尚書而得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而但直徽猷黄度以吏侍補州寧皇殊遇而僅除集撰則今異數豈臣宜蒙非不知上體眷懷奉丁寧而亟受然未免周思分義覺愧赧以難勝若云成涣之已頒則有先朝之舊憲兩狥朱熹所陳改職之請

一昭聖時毋嫌反汗之公盖許其辭尊居卑則受者既安且吉伏望皇帝陛下矜憐衰朽保全惷愚察臣非苦避於職名念臣實難超於寶閣特出睿旨收還誤恩使逃負乘之譏實荷生成之造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祗受

貼黄

臣準吏部降到寶章閣學士一道臣不敢祗受已寄留福州軍資庫伏乞睿照

五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震懼非不知上體公朝盛意黽勉祗受實緣先朝舊比未有權尚書得直學士者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除直學士後只除徽猷閣直學士其頓攝工書甫及四月以罪而去雖涉三朞然理舊班非正文昌不應閣職得直學士若曰成命已頒不容反汗然昔者先朝兩從朱熹改職名之請用是昧死謹五具奏辭外欲望朝廷特賜敷陳收還恩數或改畀雜學士

使其受之無躐等貪榮之誚不勝萬幸

六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伏準省劄以臣五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天徳邈踽地忱祈惟職名之有崇有卑皆以示勸於羣下若寵數之或辭或受必思勿玷於四維臣光非不被神祖之知乃六避副使之命臣熹非不蒙寧皇之眷亦六遜待制之除在先朝尚多有之則舊貫皆可覆也如臣極陋取數過

盈頃馬俾若予工姑攝常伯今也徑躋寶閣是正文昌
豈應省愆念咎之蹤沐轉假為真之擢淵升之滕陛下
欲借以光華谷遷而喬徹臣增益於危懼非效沽激而
飾辭遜正以全羞惡而逃震凌控免一朞豈臣得已犯
顏六奏冀上垂憐伏望皇帝陛下特諭公朝改畀雜學
命朝下而臣夕可拜上予當而臣受為榮真九殞之莫
酬昧萬死而復請所有前件恩命不敢祗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庸齋集卷五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謄録監生臣雷　琳

庸齋集卷五

宋 趙汝騰 撰

記

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彦信與其徒十餘人謁予請記寓居太傅盧君鉞助其請者屢遂進陳生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子知太傅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臆見者與之語葢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為不以其道得然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寓於貧賤也猒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為君子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

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撫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
感行適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
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
未之深考也已吾閩邑之前脩有黄公龜年劾秦檜罷
相去檜再相黄寓雲溪斥歸鄉貫其人凛凛有蕃之風
吳公元美多憤世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
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
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宫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藩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藩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黄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顔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謇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

論

論漢唐誅賞

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寛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寛大故事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事為每闗於念慮而或過于密然觀二君於封爵功成一事則皆有可得而言者高祖之分封自子房而下以及于灌嬰樊噲之徒無不各厭其欲至于雍齒以嚋昔睚眦亦且矯情而賞之帝可謂無負諸臣佐命之功矣然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

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論功之際帝乃念不到此借使是時公已遠遯如介之推言不及祿則綿上之田亦胡為而恝然也是非高祖用明以寬而疎畧于事情耶太宗之報功房杜以善于謀斷英

衛以長于攻討勲庸稱為諸臣冠固宜爾也至于劉文靜語多怨望反狀已形時帝在秦府直謂太原首事文靜實啓其謀令處納言似謂乃翁報功之兆稱使文靜於此不自取禍敗則帝之即位也必首念此身之富貴一皆文靜之所効賞典之行未必不加之房杜之上太宗亦惟知文靜有密啓之功而不知文靜以穿窬之輩乘亂挾姦教人以窺伺鼎璽之謀在帝首當勸其父正以無君之罪當如高祖面數丁公之不忠馘笄以狥衆

可也太宗方且欲重賞以報之帝雖周于事情果為有得於詳審乎即是而論董公為萬世之忠文靜乃萬世之賊高祖之待董公宜如太宗之念文靜太宗之念文靜宜如高祖之待丁公然高祖能嚴于誅而畧于賞君子以為似虧寛大之素而不害其為公太宗欲推賞而不加誅君子以為詳審之中純乎私

序

内制序

國朝故事無宗姓入翰苑者惟大本以宏詞南塘以甲科予離場屋遲素不習制誥之文誤為諸老見獎遂踵南塘給札李公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公元杰為屬予周旋中秘兩朞史館一朞忽除常丞兼表郎李公謂予曰故事為表郎則當兼詞翰之秩予方遜謝忽史院吏以除目示予兼翰林權直乃力援非宏詞甲科不當入辭不獲遂就秩其後史丞相嵩之解督府歸相位轉官適予當草制直筆無假借有譏砭嵩之

大不悅力辭三官不拜制予自是亦乞外者屢而不獲又其後以廷試多士宣予已至東華門有旨改高翰長京師喧傳史丞相故爲是也或謂恐發策太直予以是乞去得請守永嘉自已亥秋至辛丑夏凡歷三朞中間獨當草制一朞有半得制詔等文四百餘首然予每謂北門之職非但尚詞藻記問而已人主心術係焉故予於正邪是非之間每因詞令而爲上別白言之率以是取忤于人然不得罪于天下公論者則亦以是也因猶

以病力丐去又劉余兼翰苑撰述一時内外制上下房文字皆予視草亦儒生榮遇也然予獨喜以書下房遂得行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兄弟張横渠四先生封伯告詞非幸歟又下房大率行譴詞予未嘗敢没人之善雖不匿瑕亦不揜瑜間有譴非其罪而行詞亦皆不没其實如莫子文不肯任括田㓜去常挺以齋宫卒閲降秩是也又有詞頭雖隸上房而公論藉藉不得不釆為上言者如趾鄭寀别之傑是也又有吏議貶其人非當留

子崇烟刊于家塾遂序而授之

外制序

淳祐甲辰上逐嵩之相范鍾及杜公範改紀庶政明年乙巳程公公許徐公元杰相對為中書號為得人繼而徐公歿朝野嗟痛以起居舍人召余于婺州兼中書造闕會程公于絲綸閣下程公俾余書上房余遜不肯受只書下房故自乙巳至己酉凡五年皆只書下房惟丁未春應繇同知肎舉堂劉上房兼俾予書是時李公韶

黄不書而施行遂為之格如止王三俊之貶之類是也又有直聲為當世所稱者吏議逐之公議洶洶既留黄又為之奏于上申于都省如救李公伯玉諸賢是也大抵皆視公議如何耳予何心哉通計上下房制詞凡若干首福建刑使胡公予舊奉常同寅友也請外制槀刋于臺治遂序其本末而遺之

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聖賢不作而千萬世得以求其心者賴有書耳是以更

闡互繹不害其為愈精而愈密魯論師友答問書也善
待問者是書具矣更秦火不亡漢魏諸儒訓詁備至厥
後邢昺疏之然皆僅得於名物度數之間迨我朝舂陵
夫子獨得道之大原以倡二程二程張横渠三夫子繼
和之尹謝游侯吕諸人又和之是書各皆有訓詁義理
粲如也至紫陽朱文公集註出而始集大成矣前有集
義後有或問文公意未已也至集註則暮年更定之書
盖其宗主程張及三先生之門人奇詞奥旨靡不畢備

間有網羅漢魏旁及蘇文忠昆仲范太史及南渡以來先儒一字一義之精亦皆在所不遺嗟夫何其粹也學者玩索而實踐之可也文公殁二十餘年其門人高弟皆不敢有所發明厥後勉齋文肅黃公授學者於華峯之上始著為通釋近建安覺軒蔡君模又著為集疏二書出愈精愈密矣勉齋親炙文公之久教學相長集注因之而更定多矣通釋大抵發明文公更定之意也覺軒則其先大父西山與諸父九峯節齋皆嘗從文公遊

而身又及事焉淵源厚而濡染深生雖晚而聞最多故
集疏雖間以己意然皆采文公語録與文集及延平問
答勉齋節齋之說近時真西山諸人其說茍有合於文
公者亦間取其一二通釋則峻潔而篤實集疏則沉潛
而縝密大抵作而未離於述也皆所以羽翼文公集註
之書也予聞覺軒學行嘗數數為上言之覺軒歿其子
湛然文學彬彬訪予於建陽道旁及抱其遺書直至三
山而請序於予魯論集疏其一也且曰先人將瞑目猶

拳拳於逝者如斯乎之一章予曰是非斃而後已者乎故樂為之序

蔡模易集義序

易之為言在太極先羲文作周公孔子述凡更四聖人矣其為書也廣大悉備豈直象辭變占而已哉左氏載易占法特其一耳蓋易可施於卜而非專主於卜也善言易者莫邃於濂溪善傳易者莫精於伊川通書曰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又曰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又曰不善之動
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濂溪之旨伊川得之即陰陽屈伸
往來闔闢之妙衍而推之於人事舉錯酬酢之間擬議
變化之際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四聖人之藴具於是
矣當是時書出而門人有泄天機之語伊川自謂止七
分葢謙辭也朱文公因公用享於天子田獲三品等辭

遂有本義之作曰某彖占當如是某爻占當如是近世學者遂一切以卜筮視易而不知文公預憂之矣其原象曰程演周經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其警學篇曰在昔程氏繼周紹孔粤指宏綱星陳極拱其推程氏之易極矣其訓學者至矣豈專以卜筮言哉文公之高弟蔡西山尤通於易嘗授其子節齋節齋授其猶子覺軒今覺軒集義所載是也集義宗主程朱楊吕參之家學閒又附以已見於困卦言小人之困君子適足以

自困釋艮卦彖辭之止爲閑邪釋文辭之止爲聖人之止是皆儒先之所未發大抵發明義理不專主占筮也魯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若覺軒者可謂善學文公者覺軒之子湛然曰是書先君猶未脫藁予曰義理其有窮乎天假覺軒數年其書又不止於此矣湛然將刊而傳之俾予附名篇端不得而辭也

說

盛時立中字說

揖讓征誅異尚同符時義大哉闔闢卷舒瞻前忽後顔莫孔騤匪嗟一中聖時未就隣闘異室纓冠赴焉未之思也執中無權軻也誰師參傳子思君子之中君子之時

陳讜無黨字説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未為無心偏係之私豈若同人出門而同同又何咎至正大公陳子讜名字曰無黨何適何莫心平道廣魯坐徑坂春風三月徧走諸賢餐風茹

雪不避希文不薄臨賀毋亦黨乎知仁觀過

眉山孫夢得子良仁字說

仁字罕言匪言之訒天何言哉子則非隠如愚之回言下體認從事四勿風飛雷迅三月不違人欲淨盡曾氏之子以魯篤信任重道遠切問思近自省而入因唯而進吾儕何師回參為凖在易之復聖發其藴不遠元吉頻則為吝伊川四箴萬古心印求仁得仁春融玉潤

周一龍正學字說

周君士壯有文學氣節易名一龍星沙郡博士黃君國字之曰正學盖取乾九二龍悳正中學聚問辨之義周君復請說於予予誦横渠張子之言以告之張子曰龍喻聖也學至顔子方可言龍雖伯夷之學未可言龍盖夷有聖人之節回有聖人之學節立則百世而下聞者足以興起學成則萬世之標凖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回之優于夷者以此視孔子特未達一間耳回之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

膺而弗失即九二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回之從事克已復禮即九二之閑邪存誠也回之無伐善即九二之善世而不伐也充此而上至於化則孔子矣孔子猶龍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喟然之嘆其在斯時乎周君知勉所以立節矣予請誦九二之所以與顏同者演而明之夫士不志於學則已志學而不以顏為的非善射者也周君勉之

歐陽伯時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斂於秋而閉藏於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為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袁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袁君名之曰時時楚産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乗氣而化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顛倒錯亂曾時之

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立軒說示卓然

中天地生惟禮是執伯魚過庭子告以立子張參前敬則能集卓哉聖人年在三十厥功已深域則優入顏其喟然鑽仰莫及吾徒懋哉學而時習

徐直諒端友字說

人倫有五一廼友朋無間尊卑相須以成惟是取友有辱有榮與勝已居智識日增友不如已驕吝日生德鄰

不孤義同為朋咨爾輔仁勉我立誠尚友方册以是凖程彼薫彼蕕我渭我涇已正友正如響附聲求仁得仁否亦令名端友懋哉慰夫九京

徐直方立大字說

直方而大坤六二章坤之為德應天無疆惟方惟直惟大有常坤之六爻六二最昌臣道子道履之有光軻書亦云直大而剛浩然充塞爻義尤彰敬内以直義外以方大而包含進善莫量泗庭諸子參不可當毅而能弘

何用不臧立大懋哉仁伯不忘

祝熚明仲字説

吾聞降衷湛然虚靈貫理與事統性及情上智養之天粹天精下愚汩之日困不醒是以君子問學營營學為啓瞶春空震霆學為剖蒙靈曜運行昭明為晉明本自生輝光為蓄光以養成濁明外景如火燭㝠清明内景如水鑒形澄之又澄大學明明明仲懋哉知至意誠

跋

經筵講義跋

主一周君錫既刊予鼇峯講義于家又索予頃在經筵日講説命至旅獒十三篇并刊主一為考亭勉齋之學者也故于義理之文拳拳然如此而予不足以稱然其請之力而不得以辭遂發篋以授之

徐徑坂銘棋埜徐侍郎墓跋

徑坂銘文周情孔思如麗日信星垂之萬世粲如也書

體崛奇勁拔追仙聖而侔造化可以慰棋埜九原之魂矣

陳帥參南一奏疏跋

呂成公館職策議論精當文采英贍學者所膾炙而朱文公獨謂不然以其不及時事也蓋成公主優游和平文公主慷慨激烈參議陳著郎奏疏醇厚正大不為廟拂嬰觸之論大抵自本原上發豈其見有合於成公耶抑有所待而後如文公之論耶著郎耆年宿德

而問學方如川至未可涯其語嘿皆不苟他日重登文右班所論建必大有關於世道者此編特其權輿耳

贈蔡澹然跋

文公之道不絶如綫海内有三布衣猶得其傳予每言之上建之覺軒仲覺其一也未幾覺軒殁矣其子澹然以父書來請序予為之序易與論語矣澹然歸求予贈言予謂太末之里徑坂之巔有偉人焉子合擔簦裹飰而師之他日必能紹絶學而成令名子其勉之

跋鄧元觀詩

鄧元覲有詩才平澹簡遠予愛其題釣臺一聯云寒來暑往人千載月白風清水一灣蕭然於名利之外亦足以見其所慕尚矣然予嘗疑古人詩言志而未嘗志於詩後人志於詩而詩不足以言志然則尚求工於詩耶元覲生了翁之鄉為枅櫚之後其所以自勉者又當求於詩之外可也

跋林桂高詩

林君性老才器英拔識見深遠雖在韋布代公卿大夫任世道之憂别白當世人物某忠某佞某為善某為利皆言於未然已而果然予心甚異之厥後從徑坂游入匡廬居問學超詣詞藻驟進以一編詩遺予於湖山間讀之盡卷掃除腥腐吞咀菁華凌厲高遠駸駸當與后山相上下性老又謂予曰自得從徑坂後非人之門不登非禮之饋不拜是其甘處枯槁傲視富貴則他日之進未可量何獨詩哉

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蹈中最為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悞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予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灕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近得梅村倪君遺予詩一編深鉅高迥不肯為近世里巷歌謡語蓋知惡夫

沾溉者也惜也不及見南塘親炙其流波玉合之講貫益精含咀益深見諸賦咏必能運翡翠鯨魚於一致何荀鶴之足云哉

跋楊君恢詩

楊君詩詞甚似其外大父植齋余為之擊節若司馬子長之外孫曰楊煇文采風流與子長無辨今於楊君見之

李監簿誌銘跋

嘉定乙亥旱時應詔抗疏者數人陳公宓倪公千里與
國子簿李公疏切直在諸公吟口而陳為最公陳六事
忤中殿特甚矛猶記少年時挽公詩有身登玉笋疏忤
椒房之句今三十七年矣公之子大蓬以真西山誌銘
示予俾跋予愛其銘文黙于廷諱于朋夫誰不能平居
吶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數言併揭而書之

孫安人誌銘跋

參議陳著郎問學源於味道殿講文章源於水心侍郎

周旋二葉之間故其學有本文有法其誌内子孫氏特其文之一也然叙事簡質而不拙幽邃而不迂崛奇而不儉則自水心來也孫氏配君子於貧約之中無愠容撫諸子於後先之間無二心非賢而能是乎著郎銘之無愧色矣

跋寶月老頌解多心經

寶月住持于心學拳拳如此而為儒者之學乃于放心不知求汲汲然於章句詞華之間亦可哀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庸齋集卷六

宋 趙汝騰 撰

銘

施令君濆恪軒銘

鹽官令君施源父之先大夫辟南鄉之堂於地得古銅龜文刻安恪二字扁堂之後牖曰恪源父復以恪名軒朝夕自警求銘於庸齋趙某銘曰

維正考父校商頌作曰古先民執事有恪先正正獻仕

於孝皇小心謹恪以致贊襄厥後象賢地中得邇有文曰恪扁堂以之孜孜令君克紹家聲朝夕寶兹軒以恪名昔劉康公嘗對於王敬恪恭儉臣道之常以恪守業不及於憂康公斯言有益世猷令君勉哉正猷之門其飭爾躬爾子爾孫

贊

蔡覺軒遺像賛

山澤之儒公輔之器禀厚體莊養深氣粹著書滿家有

道名世無忝考亭所命字義

祭文

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衢饒二趙以道宅揆簡册焜燿厥後寥寥惟公克紹本原濂洛知學之要祓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擢周行植立皦皦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紹定亍去端平收召嘉熈融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應詔淳祐初年操守勁峭薰恥猶並歸尋荷禘乙

已改絃秉鈞廊廟以學告王説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阨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羣邪息爝惜多牽挈沮莫運掉一念開誠杲日可照孤忠自知憸壬旁誚卞莊巧同姜公直釣困危遂擠善刀為妙雲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富望穹馬邵靈光巋存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殄瘁之哀天意莫曉荷公已知不鄙庸謏嘗蒙專使來訪海嶠尺牋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為之心慓孫枝書來公已不療悲慟莫任阻送丹旐亟

裁哀詞以佐絮醥

祭考太中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汝騰於要列控辭不獲已祇拜命行造闕庭遜遠松楸不勝悽咽惟是某衰老勉為宗社一出決不敢墜先訓虧晚節負天下公議我考妣其相之

祭弟帳幹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再控辭不獲已祇拜命行造闕庭違遠松楸不勝悵然敬以薄祭見忱爾其鑒之

弟味道邅漳州使君祭文

頃哭大兄執手淚墮猶云斗粟賴爾同餟爾遽奄歿令我衰挫吾宗不多又弱一箇爾心甚平爾行無頗為善若渴棄榮如唾神何所疵乃降之禍天道親仁欲測則叵秋初書來薄書坎軻禱旱蔬食勸分事夥繼聆穰瘠醮拜勞瘁請告治疾委政僚佐吾甚憂恐心如飛笴孰知永訣不報痊可抱恨一方莫適藥果遣介候爾一面亦蹉爾子書云爾逝如卧目未瞑間猶能寂坐何去之

逮駭愕耆儒莫視爾殮淚皆幾破傳聞漳岷號泣道左
追感循良龔黃治課生於桐鄉死留碩果每一慟爾不
覺哀過幾欲無生凡百廢惰爾旐來歸爾竁安妥英爽
凜然盍夢於我一樽酹爾文寫悲些
爾子崇鏘孝誠通天欲持饘粥以至三年吾為爾思只
有一子過於毁瘠則將何恃况其禀弱風寒易鑠若更
蔬腸胃氣轉薄先王禮經以義酌情哀至滅性以不孝
稱吾為之懼俾勿茹素爾尚祐之顯揚事鉅

祭弟漳州使君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凡於要列控辭不獲被旨趣行即日就道惟是日夜念弟未得窀穸今茲凡有遠行無由視爾葬事思之泫然流涕惟當執筆以發爾幽光菲祭并白此忱

祭鄭碩人欑所文

予歸來得閒為爾卜地凡三年矣近始得一二所而日者謂爾葬年月未利且予又叨上親擢之命控辭不獲

被旨趣行旦夕即就道乃尚滯爾於欑房不勝悽惻之至敬以菲祭白此衷忱爾其鑒之

碑文

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淳祐戊申九月九日前僉書樞密院許公應龍薨於三山府第其孤峻以己酉四月奉公兆於聖泉寺西余適以罷歸里峻哭泣拜以端明李公韶所為事狀來乞筆隧道之碑予辭峻請益力經年不輟予惟昔者給劄玉

廬實公發策則今執筆以銘公實宜又予仍年居閒採諸旦評皆謂公居鄉可法不干請州縣不侵漁田里年踰八秩而手卷不輟貴躋政地而延士不倦庶幾前輩氣象是可書之尤者也謹按公字恭甫閩縣人曾大父泰初贈太子少保妣王氏贈文安郡夫人祖材宣教郎贈太子太傅妣謝氏贈蘄春郡夫人父仲宏承議郎知漳州漳浦縣累贈少保妣張氏福國夫人少保歷官清白生於建安尉廨乾道戊子九月八日也公幼穎悟四

歲受書立上口五歲曉經旨間侍少保坐客以小兒氣
呑牛命屬之公應聲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一夕夢
至一所雄壯珍麗如王者居下有石石有字傍有尊公
至其上又更尊公歷踐十餘石覺以白少保少保曰石
上有字者文石班也汝異日踐其地十三善屬文時時
為儷語識者謂有詞掖氣少保殁侍福國夫人盡孝刻
志記覽之學日抄夜諷嘉定壬戌補入太學連取解嘉
定戊辰擢進士甲科教授臨汀作成後進甚至偶學職

缺員郡將意有所屬公一遵法守視分升降郡將無以奪漕檄主文富沙所得士後皆有聞徐參預榮叟其一也秩滿堂差浙東撫掾畫諾有聲差户部架閣除藉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公慮山東有偏重之勢因登對有莽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公言除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時皇上踐阼公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除秘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除著作郎盜發汀邵綿亘數郡公登對乞以大軍土兵相

為應援招捕司得以便宜從事上皆嘉納匄外得守潮州汀邵寇甫平而鄭寇陳三槍作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元樞陳公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官兵分道追勦潮連汀贑循梅惠盜聲揺四鄙興寧勇丁鍾全之徒乘釁起且逼境上公亟調水軍禁卒鼓樓赤砂兩寨土兵三縣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途𪐝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竄補親兵日加訓閱時外邑警報狎至人心大恐郡僚欲

張皇陳利害公不為動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大軍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公呼敏諭之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公調民兵為先導敏以部軍踵進擣其巢穴殲渠魁宥支黨三槍旋亦授首江西餘醜蕩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輩隅總搜其裝多黄白指為賊黨公疑而詰之乃梅鄉人嘗販牛潮陽撥邸舍翁以為證公立追問如其言遂還貲槖佐以歸費皆羅

拜感泣去始人疑公儒者不嫺戎事及見公區處事宜
分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嘆服僚屬請上功公曰守職
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地名山斜猺人所
聚自耕土田不納官賦禁卒與鬬公平決之其酋感悅
率父老鳴缶擊筩蹈躍詣郡謝公在潮恩惠孚浹去之
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除禮部郎官因登對上謂
公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公曰民無不可
化顧牧民者何如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

暨臣非曰能之除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除國子司業時徐公僑為祭酒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公曰譽望固可得人然今之挾淵扁而求者皆譽望也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徐公以為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公力却之行之以公人無異議時至諸齋誨生徒以勉學行兼權直舍人除國子祭酒攝吏部侍郎外惣内明吏不能欺邑子嘗請那移闕次公曰有法在兼學士院權直是日明禋肆赦甫竣事學

士院賫御筆不許辭免宣押至院中使出宸翰罷鄭清之喬行簡相獨相崔公與之俾草三麻文成如宿製次日文德殿宣布畢上遣中使召公公頓首謝上曰草制甚善公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今草制述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庶幾君相之美兩盡上曰卿言善就令草勑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嘉熙丁酉春試吏部侍郎陞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弊折

閱甚喬丞相主行稱提之説州縣希旨奉承貧富交相
猜懼公奏從民便節用二説喬丞相然之奏只令五路
提刑分任責兼吏部尚書差同知貢舉丞相游公佀范
丞相鍾並命觀者如堵號主司得人一時所取又皆老
成知名之士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丐外不
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旨免兼中書御筆除端
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以足疾不便拜跪亟欲丐去
除大禮鹵簿使黽勉就職恭謝畢即五疏匄外會正言

郭公磊卿亦有論疏筆遂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歸
第徜徉奉祠凡十載頤養精健精力不減年少屬疾涎
作竟至大故享年八十一上聞輟朝一日積階至中大夫
致仕特贈大中大夫遺表上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
大夫公風貌偉重襟度粹夷立朝不躁不競不激不隨
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自掌故至為郎十有
五年而澹然無進取志晚由兩制登宥府是雖翰墨策
勛然亦守潮日治最可紀也黄霸功名起於治郡公其似

之娶張氏封魏郡夫人福國之姪男二人崧承事郎監温州在城商稅先公七年卒峻承奉郎主管兵户部架閣孫男純仁承務郎銘曰為甲科郎早擅詞章澹於進取館閣徜徉更出迭入來自潮陽一夕三麻遂躋玉堂紫薇青瑣法從文昌何天之衢闊步高驤亦既宥府歸歟故鄉寡欲無營深闗退藏匪名匪利清健未央甍訃流聞枌梓痛傷尚有典刑無復堂堂於何式之東山之岡

墓誌

提刑鄭吏部墓誌銘

吏部郎鄭伯昌莆田陳公寺丞宓之侄女婿也淳祐戊申夏五月十一日殁其孫至奉其喪窆於懷安縣之南漈泣血誌壙表墓而又謁銘於予三四年不輟曰不得是他日無以見先人地下余曰有子顯親足矣又假予言耶然每記端平初一時收招史彌遠所排擯之諸賢號為更始而宰相鄭清之輕躁沾沾喜功利易楮履畝

開邊汰卒政令騷然外招邊釁内召卒閧下召民怨子弟用事賄道漸開搢紳奏疏但痛詆竇紹聞彌遠之失而無有敢言時政之弊惟蜀士劉寺簿震孫登對首疵之伯昌繼之曰進退人材宰相職爾人言藉藉謂出家庭其後國政湯公中以封事痛斥清之聲振朝野無小大愚智皆偉湯而不知劉與伯昌為之先也是非可書之大者乎謹按伯昌名逢辰世為福之閩邑人曽大父煥故累贈太師益國公妣徐氏贈益國夫人祖珪故贈

太師兖國公妣林氏贈兖國夫人考昭先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累贈太師謚文靖妣黄氏贈吴國夫人伯昌性至孝兒時刲股療親筮仕浙東帥機未上改西外睦宗院丁吴國憂又丁知院憂服闋又連為本生父母申心制端平初除將作監簿繼除司農丞大宗丞金部郎官每登對與揆𠥓見謂敢言一日因監長蔣峴與同官會食謂孔子誅少正卯非是伯昌退而議笑之峴聞而不恱既而峴除殿中侍御史會伯昌登對

言稍訐遂劾伯昌去未幾都承王公伯大入對二疏尤切直天下誦之亦為峴劾去人稱知院得子壻之賢淳祐初伯昌得堂稟繼知衢州修學校寛征斂時史嵩之當國其皂隸包輸楮皮為五邑害伯昌數其罪而黥之有賢能聲推官馮惟悅才而賢伯昌以京狀與之察院劉晉之劾馮惟悅贓汚惟悅不受誣賦古風書印歷去伯昌嘉嘆而和其韻奏乞坐謬舉之罰且為之辨晉之復劾伯昌去徐刑使鹿卿嘉伯昌之去復和惟悅詩旋

又為晉之劾去搢紳傳以為盛事其後嵩之以經營起復罷相相范鍾與杜公範諸賢盡起伯昌得江西常平使者首劾戚里廬陵守王克謙時論偉之盱寇發守王侑告急伯昌以便宜從事調發撫軍勦捕宋刑使慈又調將王舜截寇入南路兩軍夾擊寇勢窮蹙約寧都隅總謝元為內應陽許之告王舜兩軍設伏以待賊至大發大破之宋旋為臺臣劾去伯昌得刑使其後郴寇作迫江西界朝旨復委伯昌討捕其時雩都寇又作伯昌

盡瘁區畫聲威不減為常平使時其後江湖帥皆召伯昌亦召為吏部郎改浙東憲甫歸枌梓而疾不起矣悲夫初娶李復娶陳皆封宜人男三人長至廸功郎充福建安撫使準備差遣次基以祖澤授承務郎季庚受遺澤予每怪伯昌生長富貴之家居鄉汎愛無小大皆得其心而能立朝遇事敢言奮發不避蓋其師慕陳公寺丞之為人每謂予曰某為丞相正獻公家婿一幸也親炙寺丞二幸也伯昌因寺丞益喜親師友招致楊君復

至仁時執經而取正焉然則士夫可無聞見之漸歟伯昌為家令子為國讜臣使假以歲年益淬厲于學問則其所成就又有大於此者悲夫銘曰莆正獻家得婿多良猗鄭公鑑論事激昂英氣凛然不朽令芳尚有遺風怡山伯昌惜正盛年未大施張每過南溆為之惻傷生愛子文歿發其光

陳平甫墓誌銘

予少從先君子太中宦游湖湘時外大祖莆田陳丞相

正獻公之從子審為船場嗜書博古與衆落落太中每指謂予曰此爾母之從伯父才高志介而不偶於時小子識之後十五年予客行都識船場之子平甫又六年與都諭楊君復皆客予寓寺鍾山相與為忘年交平甫予再從舅情好尤稔每青燈相對商國史至夜分既而予去為金陵征吏宦於朝平甫老於閩不出其後予持憲節江左時湯國正中家著作郎擯陳架閣髙子湯史校漢饒都諭曾老成名俊皆在或貽書或命駕談辨名

理終日甚思欲一屈吾平甫不果未幾改守金華忽平甫之子君選泣血走書來請平甫誌銘予始而愕中而悲末而悽惋不得與平甫一盃酹也又六年歸里君選偕弟璪凡三歳而三自莆陽至請益力遂為之屬筆謹按平甫字也名均贈太師冀國公詵其曾祖也贈朝奉大夫正卿其祖也少力學請鄉舉益刻厲自奮中年慕尚義理之學蓋正獻公丞相長子參議實有東漢陳太丘之風次子匠監守次子承事定皆從文公游而承事

尤力於學早卒其次子寺丞宊師黄文肅公榦尚友潘君柄平甫濡染家世見聞日久又周旋寺丞之側時時親炙潘君故於義利理慾之際尤别白寺丞在嘉定乙亥丙子間立朝有直聲多平甫賛之人謂平甫為寺丞時田承君方彌遠擅國以爵禄柔天下士夫能言者極少寺丞持孤喙嬰羣鋒都曹胡槼薛極輩力擠之彌遠亦欲害之賴寧皇容受不敢寺丞戴寧皇如天之恩甲申聞遺詔嗚咽流涕不勝攀龍髯之痛力祈謝事不得

請改除廣東憲不就平甫與寺丞志好墳麓當對大廷亦辭太學歸里著皇朝舉要備要二書效朱文公通鑑綱目書法端平初鄭元樞性之為之奏聞有旨令送上官郡將楊夢信至其家索之平甫辭强之自携藁至郡郡聞於連帥録以進既而旌以官辭不受只稱前太學生人謂寺丞平甫彷彿漢疏廣受父子氣象其後郡將楊編修棟下車首訪平甫起以儀鄉泮力辭不獲深衣大帶從楊編修一至平甫周旋鄭元樞之門凡三十年

著書多資其力成名亦偕之暮年勉為一出卒於三山年七十一待子至而殮六日容色如生元樞極力周其身後平甫為人淳篤清苦閒義必為嗜學不倦自號純齋或謂寺丞以紈袴膏粱而植立易平甫以韋布空乏而植立難雖然是以跡論二人篤志於善則同也配薛氏先平甫歿合葬於莆田縣山之原男三人長君選國子進士次璪國子進士次琬女三人長適留寀次適鄭一龍次適留椝孫男三人必學必達必強予嘗狀寺丞

之行矣於平甫能無銘乎銘曰士而成名豈必公卿予謂平甫可書汗青銘之匪私以勸義榮有過其鄉當式其塋

陳提舉墓誌銘

淳祐癸卯予為江東刑使甫至番陽史校湯君漢携文一通示予曰偉哉疏也庸齋見之乎予曰何疏視之則舅氏陳寺丞因雷變封事攻史嵩之者予曰可以踵其父復齋旱疏漢曰是切直過其父遠甚且曰無有三世

能以直聲著者福公有後矣後六年寺丞為廣東庾使殁於官其子瓚與其壻李務觀泣再拜請銘其墓者三年余曰是有雷變封事攻時相大節可書他可畧也謹按舅氏名圭字表夫世為莆田人奉直大夫太府丞贈直龍圖閣究之子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兖國正獻俊卿之孫太師吴國公詵之曽孫母梁氏繼母龔氏並封宜人表夫少而靖愿未為父所知長染濡父學問日益警敏以祖澤授承務郎筮仕淮西總所排岸再調泉州南

安丞知福州長樂縣丁父憂再丁繼母龔氏憂端平初
有旨旌復齋之直令守臣親祠其墓陞擢表夫差提轄
行在榷貨務除將作監簿除軍器監丞除大理丞差知
漳州辛丑冬召除外府丞壬寅冬雷發非時人皆知咎
嵩之而莫有敢言者表夫獨上封事曰冬至之日上天
震怒無雲物可書之祥有雷雹交作之異蓋廟堂獨運
於深筭公議上壅於聖聰執政取易制之人間能自拔
則輒懷顧忌侍從多黨同之士少或立異則罕見優容

至於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薦進多主於大臣擢用鮮出於聖意除目之未播輒先受其私恩白簡之既升率多承其風旨屈原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士夫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大臣號為通兵法陛下悉付以邊防制閫之易命未幾强敵之雄心已啟屠寶應一邑而塡於河塹者以巨萬計潰通川一壘而殞於鋒鏑者亦數萬人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人死如

麻誰復顧念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免冠而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今所亡非一縣邑而陛下端拱於穆清大臣安處於廟堂民之殃禍若不聞知民心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自督府之功賞不行於入相之後而江淮諸屯莫不咎朝廷之失信自揆府之鹽價頓穹於輿臺之手而京師莫不議朝廷之規利鹽價增長而券錢折閱則生計病於無聊功賞並廢而華要日遷則戰士不能無望悖氣横胷憤口誹謗反側

不安如懷私讐以至姦宄竊發於祠廟者有之奔潰散
出於隣境者有之或謀舉孤城而內應或勇為敵國之
前驅禍本亂芽孰大於此軍心又怨怒而陛下不知故
天悟以震怒之威陛下必欲消弭天變舉漢以來策免
大臣故事聽其求去庶幾人心説而天意解嵩之不恱
明年遷大理正又明年遷大宗丞表夫丐去力差知潮
州至州首以訪民疾苦為急凡互送風宜對折重破等
例槩公家緡錢者痛禁絶之悉樁外庫以助公費蠲租

弛負鋤奸擊强親儒講學一守復齋家法丐祠得請主
管台州崇道觀齊民惜之丁未除廣東庾使痛革貪弊
未幾以病卒戊申年七月也公娶某氏繼娶趙氏司直
司夏之女先表夫卒子一人瓚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具
位李務觀次適具位趙希孟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尋
謂士大夫植立天地間豈獨以一二善然能居朝以直
涖官以廉是亦可以勵末俗也表夫以廉直自植立不
墜其先使縉紳流傳曰是能肖正獻復齋者也可無銘

乎銘曰惟正獻公見謂清忠名子名孫尚有餘風我陳氏出銘其幽宮豈私發潛以勵匪躬

子將仕崇堂墓誌銘

趙崇堂字肯夫家世汴今為閩之三山人庸齋汝騰之子也母碩人鄭氏崇堂生有異質眉如畫風度軼常童趙南塘酷愛之病劇撫之而瞑目讀書五行俱下記誦如流不好嬉弄應對警敏侍父草玉堂詔皆曉大意得守温州碩人病歿於杭之西湖崇堂哀甚碩人斂其乳

毋抱之他不使視翌早雨甚至哭指雲間曰見吾毋過
冠甚側問婢輩皆曰斂時冠誠然吳準齋如愚入弔聞
之曰此孝感也坐苫讀孝經哭誦見者為之泣下父為
江東憲公餘約陳君高子饒君魯湯君漢談辨終日崇
堂從旁拱聽間質疑難於三人皆器之曰遠到也為詩
清絕多警句賦釣臺云船帆竟日趨名利山水中間著
釣臺賦月巖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其英拔如此學賦驟
進聞饒君魯之言遂亹亹於朱文公語孟等書嘗曰張

宣公何人有為亦若是居母喪盡禮踰成人服闋以父郊恩奏將仕郎友愛從兄崇坋特至自其死後悽惻甚未幾感寒疾更數醫微瘉會父改守婺挈之而行至婺十日證遂不可療談笑而逝紹定庚寅四月二十七日生於金陵征官之賃舍淳祐甲辰六月二十八日歿於婺之郡齋年十有五父哭之幾不聊生侍郎徐公元杰聞而慟失聲饒君魯書來曰此程純公所謂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也男二人長必暈登仕郎次必景父晚

年歸家山温㝢故書間亦輯一二說以授學者每起童烏不與我玄之嘆悲夫崇堂歿之八年始得地於吾州蒿琦之珠墩富沙司直張公毅然擇也定坐向者秦溪楊君克以辛亥三月朔日葬銘曰疇昔道路致爾大故痛倍昌黎誌女挐墓嬴博之間非爾家山珠墩首丘下利且安

朱夫人墓誌銘

東巖趙公彥後為三山名宗室趣尚儒雅風致高潔學

詩逼杜少陵陳后山學書逼王羲獻所至又庶幾宣秉王良之清操予每樂道其為人其次子計院瓚夫以公墓道之碑來請予諾之未暇也其季子主簿璹夫以事來曰先尺所請先公墓碑差可緩璹夫不孝罪延母夫人朱氏於今年仲春晦日殁葬日迫先丐銘以納諸壙又曰母朱氏事父母孝甚外祖母杜氏嘗疾劇母露禱減紀一算刲肝至再和糜以進杜氏立瘉延十有二年亡之日與露禱之日合此孝感也宜得直筆以詔後子

為之竦然曰是與東巖法皆得書按夫人諱妙真永陽人也曽大父廷傑故濰州通守贈朝議大夫大父明叔故宣議郎父用康故不仕夫人早慧及笄配于東巖事姑文安夫人盡孝東巖官未達萬里入蜀夫人從之備嘗艱苦洎出蜀改秩宰安溪督左帑貧益甚遭煩言亟出修門囊空乏無以歸浮家寓雲溪士友多之尤多夫人之善處貧約其後東巖宦寖達歷使湖湘夫婦偕老子璱夫瓚夫相繼取名第簪裳娛侍宗黨姻戚皆榮之

未幾東巖歿夫人哭喪明服闋二子相繼改秩擊鮮更養季子璹夫亦銓中入仕亦足少慰夫人矣既而長子歿於新喻次子自延平歸又歿獨餘季子在人又莫不悲夫人享高年觸惡景嘆夭壽不齊慶弔靡常此人世之所有也其悲其樂豈人之所能自必捐生以療其親攻苦以佐其夫是則人之所難者葢有裨於人道之大三復夫人志行豈不足以勉世之為人妻者乎生於乾道戊子歿於淳祐辛亥年八十四累封至宜人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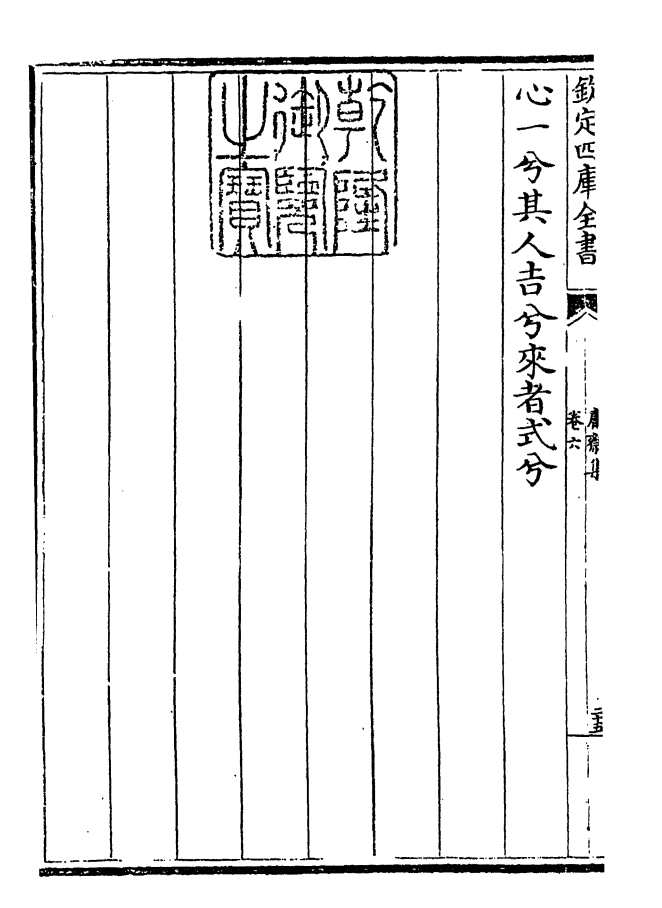
人瓔夫故宣教郎新喻宰瓚夫故奉議郎南劍守璹夫廸功郎崇安簿女三人長適承信郎連江梲蔡應孫次適儒林郎瀧水令杜功卓次適進士黃汝霖孫男七人時淦故廸功郎南海尉時滋時瀧時澌時澴時浯時滃孫女二人長許嫁將仕郎沈逢辰次未笄曾孫男一人曾孫女四人璹夫卜以是年四月十二日與東巖合葬於懷安縣靈運里桐溪之原銘曰東巖英英食蘗飲冰夫人佐之遂其廉稱鳯耦其凰並穴桐岡所寳不貪子

孫勿忘

卓氏墓誌銘

舊掾王畊以書走价至三山告予曰畊不孝殞其繼母丏先生一言以銘之畊死且不憾矣予惟昔者履霜之操尹吉甫繼娶子不見而作也子之母信賢矣夫子之請拳拳則又俱賢矣誌之以勉來者不亦可乎謹按夫人卓氏世為台州黃岩人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弗耀王君居仁先室林氏生畊及六女中道歿繼室

夫人生烘畊及二女夫人撫諸子均一無前後之間也
王君先夫人二十四年殁諸子得所恃而成立慈順柔
良殖禮嗜善待宗族親戚雍而睦御婢僕肅而温鄉閭
敬而稱之生於乾道之壬辰殁於淳祐之己酉以次年
八月庚申與王君林氏合葬於小溪之原男三人長從
事郎前常州軍事判官畊次烘先夫人七年卒次畊女
八人適滕岳吳森陳髙項濤項熊姚元章戴宗道一學
浮屠爲尼孫男六鏌鉛鑿鋐釬冲孫女四尚幼銘曰其



心一兮其人吉兮來者式兮